

春秋繁露義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二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興學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

淮南天文訓畫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

維四張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

也陰陽之所合別也

陰陽以中冬相遇於北方旋復別行故云合別漢書郊祀志樂有別有合○天啟本作別

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

調和之適常相順也

淮南詮言訓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

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

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概濟也

云

既濟即既濟損益既濟皆易卦名與案既亦沾既之義

多勝少者倍入

官本云他本倍誤作借

入者損

一而出者益二

官本云他本出者下闕六字與案孫鑛云宋本諸本皆闕

天所起一動而再

倍

凡天之所起一動而再倍其氣以助發生故入損一而出益二

常乘反衡再登之勢

官本云他本缺下

疑有誤字

以就同類與之相報故其氣相挾而以變化相輸也

俠猶挾也天地之運行自其理言之不變者也消息盈虛春盡必夏秋盡必冬歷劫不改自其氣言之則多少損益陰陽迭進相反

相順而以神其變化○官春秋之中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

生

官本云他本春以下缺六字

中秋以殺由此見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

廢其氣隨

言委隨而不振○官

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

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

陽就木太陽就火火木相稱

○官本云他本木作不

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

與至於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

太陽當為太陰白虎通五行篇火者盛陽水者盛陰又云水太陰也

是故天之道有

倫有經有權

○盧云此篇舊本闕二十四字今依聚珍本補全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地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

基義篇有親而任也

成天之功猶謂之空空者之

寶也

陰處空虛佐陽成歲是其實也而名猶為空

故清凜之於歲也若酸醎之於味也

春秋繁露義證卷十二

二

僅有而已矣

俞云清凜同義不得以酸醕為比據煖煖孰多篇云非薰也不能有育非凜也不能有熱又云薰與凜其

日孰多皆以薰凜相對為義疑此亦當云故薰凜之於歲也若酸醕之於味也淺人罕見薰凜故誤改耳與案俞說誤此言天之用陰氣少也薰與凜對文猶陰陽也不能云僅有酸醕亦是於五味偏舉之暖煖孰多篇云故案其跡數其實清凜之日少耳正此義○官本云凜他本誤作凜

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

秋以熟物故曰功上

篇所謂秋成歲功

太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喪亦空

空亦喪也

空者虛也天文虛宿在北宮虛從正為哭泣之事故此以空喪互釋釋名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又云凶

空也就空亡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

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

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

故養冬哀氣也故藏

○御覽一引無四也字

四者天人同有之

語亦見王道通三篇○天

亦有喜怒之氣以下至此竝見御覽一引其上文則云天有十端
云云至凡十端法苑珠林地動篇引同藝文類聚一亦引天有十端
端至天人一也止似所見相合今天有十
端數語在官制象天篇疑與唐宋本不同
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
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爲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
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而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
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
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以歸之喪
本無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
刑嚴而已
以字
故法秋
不法冬
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爲喪喪亦爲空其實
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

道疑作之數即道也下篇云天之常道可證

不得俱出陰陽是

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

陰出則陽入陽出則陰入

○凌本作陽入則陰出

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

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竝

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

乾鑿度竝治而交錯行間時而治六辰荀子解蔽篇案直將治怪說玩奇

辭以相撓滑也楊注滑亂也音骨此言陰陽雖有交造之時然各持其分旋合旋別不相凌厲禮喪服四制云夫禮吉凶異道不得

相干取之

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

體天之意者可

天之道初

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

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

右陽適左

○官本云他本脫下適左二字

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

上順氣右下故下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左陽也上所

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

於戌凌云尚書攷靈曜仲夏日出於寅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

中春之月凌云月令注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

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凌云詩疏按乾象歷及諸歷法

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夜四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

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歷言晝夜

者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晝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

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言耳其實日見之

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晝盡陰日損而隨陽陰陽異道不得相隨

陽尊陰卑及天辨在人篇雖有隨陽二字非謂陰陽相隨也此陽字疑緣下行隨謂委隨陰陽終始篇云天之所廢其氣隨卽此義隨鴻對文猶言消息下文隨陰亦疑衍陰字董子雨雹對云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陽日益而鴻也長也故爲

暖熱

官本云他本暖誤燒

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

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由下適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

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

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出於辰

凌云尚書攷靈曜仲冬日出於辰入於申

此

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

凌云月令注仲秋者日月會於

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

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

凌云河圖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而

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月令疏鄭注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

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
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
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
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
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
度然則北極之下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
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
南極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九十二度
餘此是春秋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
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寒凌云月
令注季
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孟冬者日月會於
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盧云舊本寒上衍大字
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凌云御覽三禮義宗十月
立冬為節者冬終也立冬
之時萬物終成因為節名小雪為中者氣敘轉寒雨變成雪故以
小雪為中十二月小寒為節者亦形於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氣
亦未是極也大寒為中者上形於小故謂之大十一月一陽交初
起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寒氣併在上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也

○盧云舊本小
雪誤作下雪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

○淺本作或左或右

春俱南

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竝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

文與

語與上篇略同

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

意

基義篇云遠近同度而不同意

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

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

而遠其處也

義字疑誤

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

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

也

或歲上疑有成字

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

○凌本刑作行

必以此

察之

○天啟本必作小

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為之

陽陰不雨

盛故曰

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

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於一

下起

元之理

○盧云舊本至字上有而字

一者一也

此同字相訓易象

衍有與又同於一舊本作其一誤

是於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

陽尊陰卑

名釋天宿宿也竝此例

是於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

陽尊陰卑

誤○

是於凌本

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

滅疑

天之道

天上疑

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

能二視耳不能二聽

荀子勸學篇目不能兩視

手不能二事

○凌

上有一手畫方一手畫圓

莫能成

韓非子功名篇人臣之憂在不

論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剗剗之

手而不能者心不能兩用則手不併運也論衡書解篇彈雀則失
鵠射鵲則失雁方圖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
成人為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賢良策云絕其道勿使並
進即一之說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
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說文患慝也从心上貫即即亦聲段
定如曰字偏旁皆作四患字上从丑或橫之作申而又析為二中
之形蓋恐類於申也董氏所說非字之本形古丑多作串廣韻串
穿也親串即親丑貫習也大雅串夷載路傳曰串習也蓋其字本
作丑為價貫字之段借也與案董以字形說義如釋仁為人義為
我性為生竝其例段以串為母則形義離矣晏子春秋列女傳母
儀篇說苑說叢篇竝云一心可以事百君荀子勸學篇事兩君者
不容淮南兵略訓二心不可事君與此義合六書精蘊一中為忠
二忠為患用董說○盧云物而書文疑物當作象趙敬夫云物當
是物物而不物於物之義心止於一中者舊本脫心字中今增
又下兩中字舊竝訛忠今改正與案物而書文謂因物而書其文
義自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春秋大一
可通統即貴一

之義荀子勸學篇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
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又致士篇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
一而治二而亂禮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
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
二君家無二尊以一人治之也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
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盧

云爾本

亦作汝

暖燠常多第五十二

案文宜作煖清孰多暖清二字又見為人者天等篇

天之道出陽爲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
育非凜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凜孰多者知心疑作
治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下與字各本作也今從天啟本凌本改是自正
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盧云是疑衍計其間陰與陽各居幾何○官本其

作是間下有者字云他本無陰與倒薰與溧其日孰多○官本云他本其下衍者字距物之初生

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及季

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凌本及作乃天於是時出溧下霜○凌本天出下有乃字

溧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盧云天降物亦作天故九月者

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九究十畢竝同聲此以字聲為訓故案其跡

數其實清溧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

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於物而雪加

於空凌云徐整長歷歷北斗當崑崙氣連注天下春夏為雨露秋冬為霜雪○官本云他本無於字空者直地而

已不逮物也盧云直與但同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太陰之所當

出也○天賦本當雖曰陰句亦以太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

作常凌本同

陰受陽之資化而不知故聖主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

也凌云帝通紀云雨風令者言令直也凌云後漢張魯傳臣聞風

者天地之施也風角曰凡風者天地之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

而效天之所為云爾凌云大雅皇矣箋其為人不知禹水湯旱非

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遭白虎通災變篇堯遭洪水湯

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御覽引文子云臣聞為不善而災堯視民

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之會耳非政所致也

如子民視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孔傳本

落據此知今文尚書作放勳五經異義說文引虞書竝同動或作

勳則字異耳殂或作徂釋名徂落徂祚也福祚殞落也徂亦往也

言往去落也爾雅釋詁正義引李巡云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

之內閑密八音三年此當亦今文尚書如此白虎通四時篇引尚

書曰三載遏密八音殆今文異本盧云閑與

書曰三載遏密八音殆今文異本盧云閑與

遇同凌云釋文入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簾笛也篪笙也土埴也革鼓也木祝敔也三年陽氣厭於陰

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董說春秋災異凡大水皆為陰桀天下之殘賊也

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

湯有旱之名禹湯以聖君受水旱之名故以厥陰重陽之說為解凌云帝王世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川洛以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耶使人急耶譏夫皆適遭之變

昌耶宮室榮耶女謁行耶何不雨之疾耶何注同此

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

明下則字疑衍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合即偶也楚莊王篇百物必有合偶易繫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左疏引鄭注云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

氣相得施化行也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

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

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

程子云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

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與此義合

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

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

物皆有所合以爲陰陽就一物言之亦各

有其陰陽身以背面爲陰陽背面又以帶上帶下爲陰陽山以前後爲陰陽氣以清濁爲陰陽質以流疑爲陰陽鬼區臾言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也宋周子謂陰陽互根與此云各有陰陽其理一也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

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

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

白虎通綱紀篇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

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凌本取作與

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

爲陽妻爲陰

說苑辨物篇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

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漢書杜欽傳臣者君之陰也子
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蘇轍論中
夷狄與中國春秋之義則有因禮義為進退者焉故董不以為言
韓非子忠孝篇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
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亦以三者並舉故知三
綱之說其來已久而陰陽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
其理則易已具之

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

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而左也○盧

下舊衍進字轉訛而為送今刪去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疏而遠也有欲日

益也有欲日損也益其用而損其妨○益其用各本作益而用有

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語亦

陽終始篇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義亦見

天道無

二篇盧云次
壹字疑衍

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

守空處

當作空虛

此見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

義亦見天道無二篇

○各本此見作而見盧云當是此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

見今從凌本改亦見入副天數篇

天為君而覆露之晉語則是先君覆露子章注露潤也淮南子時

膏澤也又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顏注謂使之潤澤也釋名釋天露慮也覆慮物也

地為臣而持載之

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

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

二語疑衍下云三綱可求於天不當有此後人因春夏二語妄加

王

道之三綱可求於天

三綱又見深察名號篇

天出陽為暖以生之地出陰為

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

而清寒居一

暖煥孰多篇大同

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

天啟本之作其

故聖人

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大數必有十

旬

○凌本必作畢

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

見陽尊陰卑篇

天之氣徐乍寒乍暑

盧云句上當有不字

故寒不凍暑不暍

暍傷暑也

以其有餘

徐來不暴卒也

俞云有餘二字衍

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

今本易遜作順說文悉順

也悉遜字同案易言馴致其道遜字正釋馴義

然則上堅不踰等

冰由霜而馴致其堅故云不踰等易所謂由來

漸果是天之所為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為亦當弗作而極也

盧云兩作

字俱疑乍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

一法之興當有次第不可過驟故曰事有漸則民不驚

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

○盧云本一作而不使怨與案天啟本作無使人之恐下空一字又

有作而不使句凌本作無使人心恐而不安

故曰君子以人治人僅能愿

盧云僅當與同大典作

謹疑非與案凌本作謹疑是中庸改而止異文

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蕩諸四

海變易習俗

盧云此下似文脫

闕文第五十四

春秋繁露義證

卷十二

十一

春秋繁露義證卷十二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三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盧云各本皆闕聚珍本有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

○盧云秋清本作秋涼今据下

改文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

以爲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

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

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

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

王道通三篇四氣者

天與人所有也又見陰陽義篇

慶爲春賞爲夏罰爲秋刑爲冬

凌云陸宣公奏議臣聞聖人作

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民人必罹咎

慶賞罰

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互見威德所生諸篇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凌云春秋元命苞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盧云各本闕篇首

三百九十六字

聚珍本補足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

語又見天道施篇德作道○黃氏日鈔引化作生

天氣上地氣下

人氣在其間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於

氣氣者元也胚胎於天地之先

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

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

盧云倚疑當從下文作高物二字

物疾疾

莫能爲仁義唯人獨能爲仁義

麟之不害關雎之有別未嘗非仁義之端也而無以擴充之故曰莫

能爲釋名釋形體云人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物疾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

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

御覽三百六十三引文子云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

百六十日人亦復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淮南精神訓同但作六十六節案下文亦云六十六節此舉成數呂覽達鬱篇凡

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凌云子華子保蟲三百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

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

貴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

淮南子精

耳目者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空竅猶孔竅御覽三百六十引公孫尼子云人有三百六

十節當天之數也形體有骨肉當地之厚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

類也禮孔子閒居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行庶觀人之體一

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

爛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天地二字疑衍

人獨題直立端向盧云疑作人獨題立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

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

絕過是故人之身首安而員盧云安元注音分無而字今案安當

有頌云安讀為頌說文頁部頌大頭也詩魚藻篇象天容也淮南精

之圓也象天凌云春秋元命包頭者人所居上員髮象星辰也耳

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

目戾戾象日月也

論衡祀義篇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鼻有髮凌云孝經援神契髮法星辰目法日月

口呼吸象風氣也

凌云樂動聲儀鼻為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

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說文呼出息也吸入息也大傳故曰呼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鄭注吁茶氣出而溫呼吸

氣入胸中達知象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

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為帶頸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

狀也

明字疑衍

頸而下者

而與以同

豐厚卑辱土壤之比也

凌云春秋元命包腰而上者為

天尊高陽之狀腰而下者為地豐厚陰之象數合於四故腰周四尺○凌本厚作薄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

凌云孝經援神契足方象地○凌本布作步

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

孫詒讓云

以上下文義推之人象天地上下以要為分而要又與帶正相直

要以要為帶也不當更以頸上下為分且禮紳帶皆繫於

要亦不當云必直其頸此節三頸字皆當為要之譌

帶而上者

盡為陽帶而下者盡為陰

凌云物理論言天者擬之各其分疑脫

一字孫詒讓云其疑作有深察名號

陽天氣也陰地氣也

金張從

篇云五號自讚各有分是其證也

故陰陽之動使

事親云身半以上其氣三天之分也

人足病喉痺起

凌云春秋考異郵

則地氣上為雲

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

語又

察名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

淮南精神訓天有風雨寒暑

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

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

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

數也

白虎通五行篇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又性情

出入也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五行大義三云藏府者由

五行六氣而成也藏則有五稟自五行是為五性府則有六因乎

六氣是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官制象天篇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十四十二節相持而

形體立矣孝經援神契四肢法四時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人目何法法日月通五行篇

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法日亦更用事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御覽三百六十

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尊天

地卑倫理以明尊卑為急此皆暗膚著身暗字疑誤○盧云膚他本作慮與人俱生比而偶之

弇合盧云句與案弇二字上疑有脫文於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小節大節五藏

四肢之屬副數也視瞑剛柔哀樂計慮之屬副類也皆當同而副天一也陰陽義云天亦有喜怒哀樂之

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皆當同三字疑有脫誤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

可數以著其不可數者拘猶限也○盧云舊本脫以以此言道之

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中猶合也按文疑當作以

也猶其形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莊子漁父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淮南覽冥訓夫物類之相應玄

妙深微知不能論辨不能解又云以掌握之中引類于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凌云春秋元命包曰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

荀子大略篇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

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呂覽有始篇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新論類感篇抱薪投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

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溼者先濡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

同○其去各本作去

其凌本不誤今正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

瑟而錯之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必義作瑟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秦帝使素女鼓瑟而悲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

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

莊子徐無鬼篇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

於室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也淮南覽冥訓叩

宮宮應彈角角動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

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

盧云下句各本皆脫今案文義有

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正與此處相應帝王之將興

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

凌云禮記中庸國家將

必有妖孽疏妖於驕反說文作娛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娛孽魚列反說文作孽云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亡各本作已今

從天啟本

物故以類相召也

故當

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

御覽七

此二語呂覽有始篇師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又見召類篇論衡寒溫篇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召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兩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又感虛篇云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

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軍之所處以棘楚以上

刑體作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

字老子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呂覽應同篇師之所處必生荆楚高

注軍師訓眾以殺伐為首棘楚以戮人喜生戰地故生其處也淮

南人間訓師之所處生以棘楚高注楚大荆也藝文類聚六十九八十九引此文以上並有生字是唐本不誤美惡皆有

從來以為命莫知其處所以為命安知其所召類篇作不知其所

由衍由字案言美惡固皆有以自召而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

及其發也不知所自來則歸之命而已

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

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也

孟子云喜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東風下當有至字淮

而不寐

而酒湛溢注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

酸風入酒故酒酢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王念孫云湛與淫同

淫溢猶衍溢也酒性溫故東風至而酒為之加長高注非與案新

論感類篇云東風至而酒盈溢論衡亂龍篇云東風至酒湛溢御

覽八百四十五引論衡注云按酒味酸從東方木也味酸故酒性
溢也文選七發注引春秋說題辭云黍為酒陽援陰乃能動故以
麥黍為酒宋衷云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援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鷄至

幾明皆鳴而相薄論衡變動篇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鷄鳴物

方之象火陽精炎上故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莊子徐無

陽出鷄鳴以類感也陽以陰召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因當天有陰陽人

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

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

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官本云神而疑

於神者其理微妙也列子黃帝篇用志不紛乃疑於神非獨陰陽

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三

六

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

凌云商鞅列傳反聽之謂

聰明

言爲明聖內視反聽

入字疑有誤

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

此耳

明聖心通天地故知無不燭

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

以類動者也

陰陽類動窮致其理可以前知是故術數小道足以致神況聖人之聰明哉

其動以聲而

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

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

官本云他本使下有人字

物固有實使之其

使之無形尙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

之上者

天啟本鳥作鳥凌本同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

見此以勸之也

凌云尙書大傳文止此釋文茂勉也

恐恃之

文疑有誤奪盧云赤鳥事漢時秦誓有之武王

喜以下又見大傳凌云尙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爲赤鳥五至以穀俱來王符瑞圖赤鳥武王時啣穀至屋上兵不血刃

而服
殷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漢書五行志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

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案推陰陽謂以五行推陰陽此亦春秋家學故班志五行自謂傳于春秋然其源則出於洪範董為齊學伏生尚書五行齊詩五際皆重天人其歸一也又漢藝文志諸子陰陽家者流班氏以為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散授民時管子幼官篇四時篇輕重已篇及月令所載皆陰陽家之所自出本書所言陰陽五行亦其類矣凌云白虎通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博物志自古帝王五運之次有二說鄒衍以五行相勝為義劉向則以相生為義漢魏共尊劉說○盧云舊本在五行相勝之後作第五十九案文義當在前今互易之與案黃氏日鈔引天啟本凌本並與盧說舊本同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

禮運夫禮必本於太一分

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
義亦

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
凌云春秋運斗樞四時

義篇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水生木木休木勝土土死木王火

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火勝金金春三月金囚俞云比相生若

春木生夏火間相勝故為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治
謂字同則治作

若秋金勝春水是也法則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漢魏相傳宣帝時相言願陛下選明

明言所職以和陰陽進經術之士
董子以經術道其主故以此為

天下幸甚蓋本此意言又見五行順逆篇白虎通貢

士篇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道之以

春二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道之以

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抹其惡說苑臣術篇二曰虛心白意進善

順其美匡抹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執規而生
凌云詩箋規者正

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國之器也規主仁

執規而生凌云詩箋規者正

國之器也規主仁

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孝經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律厯志以春智為權夏禮為衡秋義為矩冬仁為規中央土信為繩淮南天文訓執規而治春張晏曰春為仁仁者生生者圖故為規與案魏相傳東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至溫潤下知地形肥磽美惡立事生則句因地之所司各有時也

宜召公是也親人南畝之中

凌云國語注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為畝百步為畝昭謂下曰畝

高曰畝畝壠也大田解曰田事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盛西北傍陰則不實故信南山詩云南東其畝也按詩屢言南畝鄭注遂人云以南畝觀民墾草發溜盧云溜與苗同與案淮南泰族訓后稷墾草發苗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圖之是也

其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

凌云天文集彙星主倉蔡邕月令章句穀

藏曰倉釋名庫舍也物所在之舍也後漢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
司馬實穀實誤食
司馬本

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本朝猶言朝中

南方者火也本朝

也字疑當在本朝下

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

凌云大戴禮賢能失官爵

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

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

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

說苑臣術篇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

孝焉如此者聖臣也○凌本獨作動執矩而長

凌云淮南子執衡而治夏此矩字誤張晏云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

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

以定天下

凌云史記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

天下既

寧以安君官者司營也

○天啟本無也字

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

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源塞隙

說苑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

不解數稱于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而為福使君終以執繩而制四方

淮南天文訓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凌云淮南子執繩而制四方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

至忠厚信以

事其君

信以官本云他本

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

強禦以成

此下疑有奪文史記齊世家言太公佐文王傾商勸武王伐紂修周政與天下更始所謂據義割恩應天因時

者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凌云周禮司寇疏按上代以來獄官之名

耶則異是以月令乃命大理鄭注云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眾人死父親有尊卑

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

凌云淮南子執矩而治秋此權字誤張晏云金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三

九

為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

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

子胥是也

○盧云胥即胥字舊作聶訛官本云聶本當作胥即胥字與案天啟本作聶注云疑是胥字

伐有罪

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

本獄訟作訟獄

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

淮南天文訓北方為司空

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

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

有爵疑當作以爵

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

立而罄折拱則抱鼓

凌云攷工一柯有半謂之罄折注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罄折立則上倪新書顧頤正視正

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而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罄曰其立因以罄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

執衡而藏

文選五十二二十五立引鄭云稱上曰衡鄒陽傳懸衡天下如淳注衡稱之衡懸法度於其上是也凌云淮南

子執權而治冬此衡字誤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

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

凌云管子人君惟毋聽請謁任舉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設於官羣臣務伎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

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其之不敢自專

盧云屯屯疑是肫肫與案僖二十八年傳其言

界宋人何與使聽之也何注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眾其之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勿獨有也說苑至公篇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司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若何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若何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按師斷即眾斷屯屯即敦敦潛夫論班祿篇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如也上下共之無有私曲禮中庸肫肫其仁鄭注肫肫讀為誨爾恇恇之恇恇恇誠懇貌也詩恇恇一作純純一作詵詵屯屯與諄諄肫肫恇恇純純純詵義並同

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

凌云何注攻守之器日械大傳注器械禮

樂之器及兵甲也釋文三倉云械器之總名說文云無所盛曰械

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

官也

凌云廣韻農田農也說文農耕也亦官名漢書曰治粟內史秦官也景帝更名大司農

田官者木故曰

水生木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凌云漢書藝文志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

顏注五勝五行相勝也沈約宋書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說

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為義然相勝之說於事為長

若曰張倉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

曰賈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

木者司農也

管子五行篇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與此略異

司農為姦朋黨

比周以蔽主明

管子立政九敗解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

朋黨者處前算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

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說苑臣術篇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

辨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侯可推

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

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

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鷄

凌云荆州歲時記鬪鷄鑊鷄子鬪鷄子左傳有季郈鬪鷄其來遠矣其鬪

卵則莫知所出董仲舒書云心如宿卵爲體內藏以據其剛髣髴鬪理也

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

虜竝爲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

凌云天啟本作齊相行

霸任兵侵蔡蔡潰

凌云僖四年傳潰者何下

遂伐楚楚人降伏以

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

俞云下文云土者君之官也蓋土居中央於五行最尊故爲君之官此乃云木者君

之官也義不可通當爲衍文

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

如同則命司徒

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誅其率謂誅其首惡也潛夫論斷訟篇春秋之義責知誅率正矣上或有脫字

火者司馬也

凌云白虎通司馬主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馬不以傷害爲度故言馬也

司馬爲

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

凌云劉兆公羊注旁言曰譖莊元年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

內離骨肉

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

說苑臣術篇四曰智足以飾非辨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

春秋繁露義詁卷第十三

十一

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魯上大夫季孫是也上大夫即上卿見魯國篇專權

擅政薄國威德自張其威德以牢籠民心是薄國之威德反以忘惡譖愬其賢臣忘字疑誤

○盧云賢劫惑其君凌云說文人欲去孔子為魯司寇史記世家孔子自大

舊本作羣司空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何注是歲蓋孔

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狔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遠是董當以司寇為大司寇史何蓋有所本家語始誅篇亦云孔

子為魯大司徒崔靈恩言孔子但當以小司寇仕魯者非見全祖望經史

問答六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郕城兵甲有差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

師墮費傳曷為帥師墮郕帥師墮費孔子行平季孫三月不違日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莊二十四年何注諫有

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夫火者大朝盧云疑當作本朝有邪讒

熒惑其君淮南原道訓營其精神亂其氣志高注執法誅之執法營惑也說文營惑也熒營音同字通

者水也故曰水勝火凌云白虎通天地之性眾勝寡故水勝火也○官本云各本脫曰水勝火四字

土者君之官也

○凌云土王本誤作土上有故字係上篇故曰水勝火之故字因脫曰水勝火四字故字遂誤連土

字與上篇接寫

其相司營司營為神

俞云宣三年左傳使神知民

今據官本改為姦此云司營為神則神亦不美之名故與司馬為議姦是神與姦同類上云司農

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

凌云調古諂字說文通論諂者陷也陷君於惡也管子人君唯毋聽

諂諛飾過之言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

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

矣故曰諂諛飾過之

聽從為比凌云國語注

導主以邪陷主不義

善疑作喜說苑臣術篇二曰主所言皆曰善

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

大為宮室多為臺榭

凌云鄭注月

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

有木者謂之榭正義按釋宮云閣謂之臺李巡云積土為之所以

觀望郭景純云積土四方又云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

名曰榭郭景純

雕文刻鏤五色成光

春秋繁露義證

卷第十三

主

謂之鏤木謂之刻吳越春秋分以丹青錯畫文
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
賦歛無度以奪民

財多發繇役以奪民時凌云食貨志董仲舒曰秦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漢興循面未改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

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凌云罷讀曰疲及其身弑○天啟本及作反凌

同本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

矣故曰木勝土凌云白虎通專勝散故木勝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

金者司徒也凌云白虎通司徒主人不言徒者徒眾也重民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

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

不親士卒不使凌云高誘曰在軍曰士步曰卒俞云爾正釋詁使從也不使謂不從輿案大戴禮曾子制言篇人徒

之眾則得而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

之即此使字義

臣是也

文八年何注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但楚無司徒子玉時爲令尹司徒疑大夫之誤得臣數戰

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爲使

○凌本使作死當敵而弱以危

楚國

信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何注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敗

司馬誅之金者司

徒司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凌云白虎通精勝堅故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

說苑臣術篇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

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聽謁受賂
凌云一切經音義賂遺也謂以物相請謁也玉篇金玉曰貨布帛曰賂阿黨不平慢令急

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

以治國之要

○官本云焉一作爲

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

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

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

父母不食子之力俾轉於自贍所以恤

字厥子乃至教令無所施而悖嫚習長父
子相視若途人反仁為戾而大亂亟矣

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

夫婦之綱壞則父子君
臣隨之所以防微也

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

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載齊東海上
有居士曰狂喬華仕昆弟二人建

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云云太公至營丘使執而殺之以為首誅
營蕩事他無所見假美名而陰佐其邪說者固聖人所必誅也孔
子之誅少正卯亦以其佞道行亂國政傳觀伯嚭誅
及家誅諸太公者與盧云次寡人字疑衍

夫水者執

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

盧云附疑阿
字與上文同

依法刑人

依字疑
有誤則司營

誅之故曰土勝水

凌云白虎通實
勝虛故土勝水

五行順逆第六十

舒御覽八百八十三引作董仲
舒五行逆順天啟本亦作逆順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

御覽八百七十
三勸上有君字

無奪民時使

民歲不過三日

○御覽入百七十
三使民作使之

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挺羣

禁

○盧云挺舊本作誣今案月令云挺重囚淮南子亦
作挺後漢臧宮傳宜小挺緩挺皆訓寬今改正下同

出輕繫

高誘曰輕繫不及
于刑者解出之

去稽留除桎梏

凌云鄭志蒙初六注云在足曰
桎在手曰梏博雅杆謂之桎械

謂之

開門闔

淮南天文訓作開闔扇凌云爾雅闔謂之扉○天啟本門作閉

通障塞

障塞也塞絕

也

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為

盧云為成也淮

南天文訓有介蟲不為魚不為鱗漢書律厓志引易緯亦有此
語與案為與譌同化也毛詩魚麗傳云太平而後微物眾多

鱣

鯨不見

凌云顏氏家訓云鱣魚純灰色無文臣瓚曰鱣魚無鱗口
在腹下中華古今注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

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
子還大海中鼓以成雷噴沫為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

羣龍下

凌云埤雅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龍亦卵生思
抱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蓋蟲莫智于龍

龍之德不為妄者能與巨巨能與細細能與
高高能與下下大戴禮鱗蟲之精者曰龍

如人君出入不時走

春秋繁露義證

卷第十三

古

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

据五行志馳騁上疑脫田獵二字

好淫樂飲酒沈湎

凌云韓詩

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

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

增稅以奪民財

以下文例之

民病疥搔溫體足肱痛

盧云肱音杭

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肱索隱邵音衡即

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

凌云老子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工匠之輪多傷敗

五行志傳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又云若

通田獵驅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行繇役以奪民時

作為奸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

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木不曲直

毒水滄羣漉陂如

深藏鯨出見

據上文鯨上亦當有鯢字

火者夏成長

下疑尚有脫字

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

凌云周禮

鄉大夫注

能者謂若今舉茂才疏茂才即秀才也應劭云舊言秀才避先武
諱改茂才史記正義能者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
人之有賢才者

皆謂之能也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凌云管子所謂

振困者歲凶庸人苦厲多死喪地刑罰正封疆凌云史記正義曰

款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疆境也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封聚土也疆界也

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御覽十二引火恩及羽蟲則飛鳥

大爲黃鵠出見鳳凰翔哀十四年何注引援神契曰如人君惑於

讒邪內離骨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爲妻

棄法令逐忠臣與上疏忠臣複忠蓋功之誤五行志傳曰棄法律

爲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婦妾爲政賜予不當漢尺

性矣大傳逐功臣注功臣制法律者也婦妾爲政賜予不當一唐

斜封之類管子權修篇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

必有火裁

据五行志董推災異不必與此五行順逆相應如董推

亡禮之應董推齊大災以爲君淫劉向則以爲由齊桓以妄爲妻

董推新宮災以爲成居喪不哀劉向則以爲成公聽讒逐歸父董

推宋災以爲伯姬憂傷所致劉向則以爲宋公聽讒殺太子座二

劉竝合此五行之應而董反不合此類甚多至于高園便殿火災

董以爲天欲誅貴屬及近臣之意遂以得罪蓋災異者臣下借以

警時之資本無定象五行順遂不過天人相應之理如此無取拘

牽何氏注傳喜言災異雖本家法而傳會可議者多然管子五行

篇卽有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君危太子危王子水行

御天子決塞動大水而王后夫人薨諸應則知此等師說遠出周

秦之間矣秦史記言仲舒案露初無推五行之傳非

摘巢探殼曰卯。盧云探舊作探非 **咎及羽蟲則飛**

鳥不爲冬應不來臬鷗羣鳴

凌云埤雅臬食母說文不孝鳥也故

埤雅鷗鳴其民有**鳳凰高翔**

日至捕臬磔之其字從鳥頭在木上

禍證俗云禱鳥也則鳳凰不翔淮南本經注及宣元年

同注

土者夏中

土寄王四時而月令繫于夏末故云夏中本書五行對土為季夏

成熟百種君之官

凌

聖證論孔晃云能吐生百穀謂之土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果之貢助穀各二十種為百穀

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於土

則五穀成而嘉禾興

言遷擢

時武帝好仙故

恩及保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

在位 仙人降以此歆動之與如人君好淫佚妻妾過度犯親戚

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

黃舌爛痛盧云宛與鬱同孫詒讓云說文黑部云黝黑有文也讀若飴豐之豐王篇云黝或作黝廣韻八物云黝黃黑色

也淮南子時則訓天子衣苑黃苑黃高注苑讀豐飴之豐此

豐黃即淮南書之苑黃苑苑竝說之借字盧說未塙

則五穀不成

五行志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又云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

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暴虐妄誅咎及保蟲保蟲不為百姓叛去賢

聖放亡

凌云大戴禮保鼎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把旄鉞

凌云釋名熊虎爲旗旗期也將軍所建象其猛

如熊虎與眾期其下也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尙書武王右秉白旄釋名鉞豁也所司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字林云鉞王

也以誅賊殘禁暴虐安集

盧云下疑脫二字

故動眾興師必應義理出則

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

凌云莊八年經甲午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

也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五百人曰旅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

入嫌於廢之故以旅訊士眾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

前振旅壯者在後難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按五經異義曰公羊

說甲午祠兵祠者祠五兵予戰

凌

劍楯弓鼓及蚩尤之造兵者

因於搜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凌云

白虎通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

修城郭繕牆垣

凌云世本餘

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

作城郭釋名

城成也成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牆障

審羣禁

審與挺

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也

審羣禁

審與挺

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也

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也

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也

文挺寬也審嚴也察也荀子疆國飭兵甲凌云飭與敕同敕整也

篇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匡謬正俗音與勅同字

從食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

大為麒麟至凌云大戴禮毛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

輕百姓之命五行志傳曰好戰攻輕百姓則民病咳嗽凌云釋

也氣奔至出入不平調老剋物也嗽促也用力急促也易說曰立

春氣未當至而至則少陽脈勝人病咳之疾也○御覽七百四十

三引無筋攣凌云後漢成武孝侯順傳鼻鼾塞凌云月令民多鼾

喉字注東觀記曰病筋攣卒鼻鼾塞凌云月令民多鼾

云病塞鼻窒○盧咎及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五行志若通

云舊本作仇塞

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

眾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案冰與凝同漢書郊祀志秋涸凍集

韻涸凝也是四面張罔凌云釋文黃帝作罔罔焚林而獵咎及毛

蟲則走獸不為白虎妄搏麒麟遠去淮南本經訓剗胎殺天麒麟

不游○藝文類聚九十八引

春秋繁露義證

卷第十三

七

作恩及羽蟲則麒麟至
張綱焚林則麒麟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

祭祀之始者謂冬至為宗廟祭祀之始也四時之祭謂祠祫嘗蒸見四祭篇禘祫之說最為紛歧今依董意及公羊家說釋之董以禘祫與四時之祭分言知不以禘祫為四時常祀矣禘祫並舉知不以禘祫為一祭矣案禘祫有二有喪畢特祭之禘祫有五年殷祭之禘祫閔二年夏吉禘于莊公傳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何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遭祫則祫遭禘則禘此吉禘為除喪之祭各于其廟與太廟之禘別也左襄十九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杜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是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通典引禘祫內傳禘祫疑是禘祫五年而再殷祭何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祫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時禘特祫諸侯祫則不酌祫則不嘗大夫有賜于君然後祫其高祖此喪畢吉禘後之吉祫也結何注二年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禘用致夫人非禮也何注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

敬謹故譏之宣八年夏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八月有事于武宮
此五年殷祭之禘也定九年從祀先公此五年殷祭之禘也鄭君
元烏箋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
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
大宗伯及王制注言魯禮同案鄭用春秋今文說酌定此制最爲
明晰惟云一祫兩禘未詳所本謂春秋文說酌定此制最爲明晰惟云一祫兩禘未詳所本
五百二十八引禮記外傳曰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祫毀廟無時祭
但五年有二殷祭耳神主入廟先爲一禘明年春禘而又祫與鄭
略同與謂新王除喪奉神主入廟宜有一禘入廟之後祇見先祖
祫食新主宜有一祫鄭樵通志云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
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權死亦備合食之禮因天道之
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是也但鄭志以爲周制
先祫後禘則似不然所以知爲先禘後祫者以文二年兩傳先親
後祖先禘後祖徵之親謂親廟禘謂禘廟言已成爲親廟禘廟之
主也賤臣功公不知禘祫有二乃謂遭禘則禘遭祫則祫豈有新
主入廟如斯簡略諒不然矣白虎通宗廟篇謂之禘祫何禘之爲
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也
三年一祫禘祫及遷廟何以其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
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案白虎通所說亦殷祭之禘祫也禘及遷
廟傳注雖無明文以鄭君說禮推之蓋祫則並祀于太祖禘則先

公之主祭于后稷廟昭之遷主祭于武廟穆之遷主祭于文廟爲
異祭昭穆各于其廟故謂之禘昭穆而吉禘謂之禘者有所奉則
有所毀謂審諦毀主之昭穆也何注所云禘及功臣蓋據夏官司
勳凡有功者祭于大蒸及盤庚大亨先王爾祖與享言之後魏大
和三年詔引鄭元亦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則毀廟羣廟之主
于太祖合而祭之禘則兼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以昭穆各
繫于其廟故配享之功臣得以與享禘祭並陳於太祖故不能兼
及功臣矣漢張純傳建武二十五年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
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蓋用春秋說而禘不及存廟似違傳
意至諸家說或舉歲禘終禘或主禘禘爲一或謂禘及毀廟禘爲
存廟或謂禘禘同三年禘在夏禘在秋或謂禘配天異於禘皆與
傳說不符茲不具引昭穆之序者就禘禘言之文二年何注云太
祖東鄉昭南鄉穆北向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
明穆取其北面尙敬續漢書禮儀志張純奏云父爲昭南嚮子爲
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章懷注引決疑要注云凡昭穆
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于北其後
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是昭穆取相對爲義無分
東西南北也古者天子諸侯立四親廟新陟王喪畢則升奉神主
於親廟而故主所奉之高祖當遷其在四親廟者以續統之序爲

主雖兄弟祖孫相繼皆無移易不分世次之昭穆也至於遷則昭
從昭廟穆從穆廟昧以義所謂祧也遇祫祭則存毀皆論昭穆以
太祖爲主也小宗伯云辨廟祧之昭穆明廟與祧之昭穆有別也
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執事之子孫且然則神主尤當序
矣蓋宗廟以祖爲重故遷毀合食皆依世次親廟隆新王之敬故
承其統者雖非子而當以禰事且四代異廟無並坐之嫌此制禮
之精意也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
僖公議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注升謂西上禮昭
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僖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
亦當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于閔公爲庶兄置僖公
于閔公上失先後之序故議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
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
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
各有所施也案傳明云禰祭則躋僖公但是合食時升僖於閔上
易先後之序故云先禰後祖董以逆祀爲小惡觀異知非易昭穆
也穀梁以大事爲禰祭與公羊同又云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
祀也此釋經躋僖公也又云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
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此極言逆祀之失也蓋僖之于
閔有君臣之道以四親廟之序言之僖禰而閔祖今乃于合食時
逆其廟序推其極則亦與無昭穆同若卽以躋僖爲無昭穆則傳

當直議之而不必申論矣定九年從祀先公蓋至是始祭始正閔
僖之序也近人讀兩傳不明又不知但是合食時先後之差而非
廟祀之序故說多謬葛而今文家說亂矣謹辨正之如此
伯翳蓋胡妹說穆問者曰四親不別立廟又無遷毀之典兄弟相繼當以何法曰穀梁言之矣無昭穆則是無祖無天也禮當同於合食不宜異昭穆以干並坐之嫌此禮之可以義起者也天

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淮南天文訓作大搜索高注禁舊客為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為觀覺斷刑罰執當罪淮南天文

也門城門也閭里門也嚴閉之守備也

執作飭關梁淮南天文訓飭作息禁外徙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凌

月令章句介者甲也則鼃鼃大為凌云埤雅鼃大鼃也淮南子曰燒也謂龜蟹之屬也鼃致鼃此其以類求之博物志曰

鼃長一丈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靈龜出凌云雒書靈龜聽不能上騰晉安海物記鼃宵鳴如桴鼓

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象地能見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偏

黨事耆老則出護周異物志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玳瑁俗名曰靈大戴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御覽入百八十三引董仲舒五行

禮介蟲之精者曰龜

逆順云人君簡宗廟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五行志傳曰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

逆天時則鬼神夜哭逆天時則鬼神夜哭民病流腫凌云春秋潛潭巴曰枉矢黑軍士不勇水不潤下則民病流腫疾流腫釋名曰腫寒熱氣所鍾聚也水

張○盧云中亮痿痺凌云廣韻痿痺病一曰兩足不能相切凌本作脹痿痺及師古曰痿風痺病也痺風溼之病孔竅不

通咎及於水霧氣冥冥凌云五經通義陰亂則為霧從地汁也五行志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

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必有大水水為民害咎及介

蟲則龜深藏龜鼃凌云莊子泉涸魚相與處干陸相响以淫相濡以沫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黃震云以上四篇並言隨時施政凌云尚書注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疏水是

五行之一水性下流縣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黃氏日鈔作水治五行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天啟本青作清凌本同七十二日

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溼濁而黃○溼天啟本作

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

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凌云淮南子云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

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

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而歲

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木用事則行柔惠挺羣禁至於立春

出輕繫去稽畱除桎梏開門闔○天啟本門作開凌本同通障塞凌云淮南子

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凌云淮南子注甲木

惠蟄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也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凌云國語注穀

地曰田麻地曰疇至於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凌云

淮南子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財貨注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財貨土用事則養長

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弟施恩澤無興土功凌云淮南子戊子受

制則養老鰥寡行糈

竊施恩澤注土用事象土養長故施恩澤也

金用事則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甲兵

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

凌云淮南子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飭兵甲徹百

官誅不法注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誅不法

水用事則閉門閭

凌云月令章句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為閭

大

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無決隄

凌云淮南子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

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注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國語注隄防也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三